

蕭
廉

中國米蘭，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面是羅布淖地，東面遠離敦煌而且沒有公路，南面是嶺北的阿爾金山。由於它的地理位置的原因，長期不為人們所熟知，但是在歷史的它却是一個重要的地方。還在漢唐時期，這裏曾經是絲綢南路的必經之地。我們的先人張騫、班超和到「西天」取經的法顯、玄奘以及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等人，都曾在這裏留下過他們的足跡。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六年，斯坦因在這裏發掘出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有一幅兩千多年前的、被稱作「米蘭天使」的壁畫，使這座古城才又為世人所重視。

那是二十三年前，正是沙梨花飄香的季節，我到米蘭去探訪。一個不滿二十歲的維吾爾青年，充當我的翻譯兼嚮導。從若羌縣到米蘭這段七十多公里的路程，當時還不通汽車。吃過早飯，我們帶上乾糧和水，就騎馬出發了。

起初，我們興沖沖地催馬行在紅柳和蘆葦叢生的沙丘間。等到離開了若羌河河網之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荒無邊際的不毛之地了。我們走啊，走啊，天黑了，馬也累了，但四週仍是茫茫的戈壁灘。怎麼辦？我們只好下馬，嚮導在前面拉着兩匹馬的韁繩，我在後面揮鞭趕着它們，就這樣艱難地向前進着。突然，遠遠隱隱約約地傳來狗叫聲，我們跨上馬背，馬輕快地向着狗叫聲處走去。啊！聞到沙裏花香了，聽到潺潺的流水聲了，我們終於到了米蘭！

當時，米蘭只是個小鄉，鄉長叫庫萬。他告訴我，這裏只有五十多戶，二百多口人，種着約六點六公頃土地，只有一個鄉郵員，縣百貨商店不定期地到這裏來售貨，還有一個小學教師，教着二十來個學生，此外，縣上在這裏設了一個糧倉。我記得米蘭的北面有一個很大的湖——好像是台特瑪湖。湖邊和湖心高地上叢生着紅柳和蘆葦，一到春天成羣的野鴨到這裏來繁育後代。我們到湖裏去拾野鴨蛋。蘆葦灘上有很多野豬，它們有時白天就大搖大擺地走進村子。

到了湖邊，在這裏牧羊的塔里阿洪把兩隻獨木船綁到一起，我們就乘着它下湖了。

羅布窪地的綠寶石

去年沙灘花飄香的季節，我又到了米蘭。這次是乘大轎車去的。一到那裏，我首先打聽到庫萬鄉長和當時給我搖過船的塔里阿洪他們都還健在。在米蘭建成農聖基地之後，庫萬就當了領導，現在他已經退休了。老人沒有兒子，跟着女兒和女婿一起生活，女婿是鐵工。他把我讓到女兒和女婿住的房子裏。我們一進臥室，就看到對面靠牆擺着天藍色烤漆的雙人鋼絲床和絲綢被褥，另一面靠牆的寫字台上擺着交、直流兩用半導體收音機、帶日曆的新式座鐘和其它漂亮的小擺設，牆上掛着小提琴、手鼓和塔爾（一種維吾爾族的弦樂器）。

女主人殷勤地讓我們坐到沙發上，並立刻在茶几上擺了一大盤葡萄乾和兩杯茶。如果那位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能活到今天，並且親親來看看昔日「半游牧半漁獵的羅布人」今日的生活情景，一定會有許多感想。

塔里阿洪今年八十歲了，有兩個兒子、兩房兒媳婦，都有工作，還有十一個孫兒孫女，生活很富裕。

今天的米蘭，已經是一個擁有維、漢兩個民族，八千人口，一千七百三十多公頃土地，年產三百多萬斤糧食和七千五百噸石棉的工、農、牧、副多種經營的聯合企業了。去年它給國家上繳了近一百五十萬元的利潤。農場有自己的小學和中學，有能做普通外科手術並設有病床的醫院。

這裏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林帶和菓園。這個小小的農場已經造林六十六公頃，每一塊條田都有林帶守護，菓園的面積近一百公頃。梨園、桃園、杏園、蘋果園、葡萄園以及核桃樹、一方方、一塊塊，枝繁葉茂，葉實累累，四週也都有綠色長城守護。整個米蘭，就像鑲嵌在羅布窪地南緣、阿爾金山北麓的一顆晶瑩璀璨的綠寶石。

在柳林下，在大路旁，還可以看到帳篷點點，這是西北第一鐵路設計院正在緊張地勘測設計自庫勒勒翻過阿爾金山至蘭州的第二條蘭新鐵路。

（未完）

最近印度新政府成立了一個「全國工作會議」。在成立上它的發言人宣稱：「我們全是靠工作來養家的。」他解釋說：求乞「這個行當與其它職業並沒有什麼區別，同樣具有悠久歷史」。但更奇妙的是：「乞兒起來會」還出了一個條款：要「全世界所有的乞兒團結起來」。

據印度報紙估計，印度現在約有一百六十萬名乞兒。這些以求乞為生的人，大部份集中在印度教的幾個聖地。這因為朝聖的信徒，總是帶份外慷慨樂於施捨，以求得善報的保佑。

集之。

專為餐館設計服務
代申請計劃執照，諮詢顧問及監
督管理。請英語電：
MR. MILTON
ANDRVLAKIS
廿三號一廿三三三

榕記油漆
屋內外噴油及泥水磚瓦，價錢最
平，起貨快捷妥當。
電話：590-3892
588-0536

專為餐館設計服務
代申請執照執照，審計顧問及監
督管理。請英話電

MR. MILTON
ANDREWS
中區一六三三

格記油漆
屋內外噴油及泥水磚瓦，價錢最
平，起貨快捷妥當。
電話：590-3892
588-0536